

词汇广度、语法知识对二语听力能力的交互影响实证研究

孙华春

(淮阴师范学院, 江苏 淮安 223001)

摘要:以125名非英语专业大一新生为被试,采用多变量实验设计,考查了词汇广度、语法知识与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听力理解之间的相关性,比较分析了词汇广度、语法知识对听力总分及各分项得分差异的解释力大小。结果发现:(1)学习者的词汇广度、听力总分及听写得分之间显著正相关;(2)语法知识与听力总分和各分项得分之间显著正相关;(3)词汇广度对听力总分和听写得分差异的解释量不显著;(4)语法知识能显著预测听力总分和听写得分的变异,其解释量分别为25%、3%。另外还探讨了这一研究对二语听力教学的启示和意义。

关键词:词汇广度;语法知识;听力理解;听写

中图分类号:H31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8)04-0115-04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Interaction Influence of Vocabulary Breadth and Grammatical Knowledge on Listening Ability in Two Languages

SUN Hua-chun

(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 Huaian, Jiangsu 223001, China)

Abstract: Taking 125 non-English major freshmen as the subjects, this paper reports on an empirical study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readth of vocabulary knowledge as well as grammatical knowledge and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by utilizing multivariate analys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e breadth of lexical knowledge is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inter-correlated with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and compound dictation. Grammatical knowledge is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inter-correlated with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and its three sections. The breadth of vocabulary knowledge accounts for no significant variance in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and dictation. Grammatical knowledge contributes to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performance in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and dictation explaining 25%, 3%,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and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study were discu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aching of second language listening.

Keywords: breadth of vocabulary knowledge; grammatical knowledge; listening; dictation

一、引言

诸多研究者普遍认为,影响二语学习者加工和理解语篇的关键因素之一是词汇知识,词汇知识包括词汇广度和词汇深度。词汇广度指学习者能够了解多少词的常用含义,通常用词汇量来表示。到目前为止很少有研究探讨词汇知识与听力理解,特别是与二语听力理解的关系^[1]。虽然词汇量对听力理解的重要性得到广泛认可^[1-3],但是由于研究的测试工具和被试对象各不相同,词汇量对听力理解差异的解释力差距较大。Stenius (2009)以115名英语

作为外语的荷兰学习者作为被试,发现词汇广度与外语听力能力显著相关,能预测听力49%的差异^[3]。而Mecarty(2000)研究发现词汇广度对听力理解差异的解释量为13%^[4]。张晓东(2011)的研究结果是词汇广度能够解释听力理解及听写分数差异的27%和24%^[5]。

此外,语法知识对语篇理解的作用亦引起不少研究者的兴趣。语法知识指语言规则,包括词法知识和句法知识,常用的测量方法是对句子的合法性进行判断。不少研究探讨了二者的关系(Berry^[6] 1990; Guarino & Perkins^[7] 1986),研究也大多集中在阅读

收稿日期:2018-05-30

基金项目:淮阴师范学院青年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词汇量、词汇深度、语法知识与二语听力理解关系研究(11HSQNS06);

淮阴师范学院2016年立项课程教学改革项目:基于互联网+的大学英语听说课教学改革。

作者简介:孙华春(1981-),女,山东枣庄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二语习得词汇教学、英语教学。

方面。据我们了解,探讨语法知识对二语听力理解影响的实证研究并不多,王同顺等(2011)发现语法知识对听力理解有显著影响^[8],白丽茹(2014)的研究表明语法知识对听力能力有较好的预测力和较强的解释力^[9]。

通过对相关研究文献的分析,可以看出已有研究对学习者的听力能力的调查主要是以笼统的听力总分来表示的,考察的是词汇量和语法知识对听力理解总分的解释量。除了张晓东(2011)以外,研究自变量与听力各分项得分关系的实验很少,已有研究没有区分出诸如对话理解、短文理解、听写等不同的类型的听力任务,而不同类型的听力任务难度和对学习者听力理解的要求是不同的。尚未有实验以非英语专业刚入学的大一新生为研究对象,他们还没有开始系统的大学英语学习,也没有进行英语四级听力的训练,其词汇和语法水平远低于其他年级的学生,听力水平也相对薄弱,因此其变量间的相关程度和解释量会有所不同,值得进一步探讨。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旨在考察词汇广度和语法知识对非英语专业大一新生大学英语四级听力理解的影响,从听力总分和各分项得分两个角度进行讨论。具体探讨以下几个问题:(1)词汇广度、语法知识与大英四级考试听力总分及各分项分数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2)词汇广度、语法知识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英语四级考试听力总分及各分项分数的差异?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研究对象为某大学2015级145名非英语专业一年级学生,他们入学后参加了分级测试,依据高考英语成绩和分级考试成绩被编进提高班学习,具有相近的英语学习经历和英语水平。其中20人未完成三次测试,故有效测试试卷为125份。

(二)测试工具

(1)本文采用Schmitt, Schmitt & Clapham(2001)设计的一套接受性词汇水平试题来测量学习者的词汇量^[10],它在英语词汇研究中被广泛使用,并且能有效地预测不同词频水平学习者的词汇量。该测试包括五个部分,即2 000、3 000、5 000、10 000,以及学术词汇。考虑被试的实际水平,本研究剔除了代表10 000词汇水平的测试题。基于研究目的,我们参照Stenius(2009)的做法剔除了学术词汇测试^[3]。该测试每题一分,答错不扣分,总分为90分(3*10*3=90)。

(2)本文采用Ellis(1991)的句子合法性判断测试^[11],该测试被证明是可信、有效、实用的。测试要求被试判断40个句子是否合乎语法。

(3)听力理解测试选用了2013年6月大学英语四级试卷的听力部分,内容涵盖对话、短文和听写。该测试是标准化的英语水平测试,效度和信度都很高,并且该听力考试测量了听力理解中的各种技能,总分35分。本次听力测试是在大学新生第一次上课时间内完成的,被试者尚未接受过四级考试方面的技能训练,故被试接触该试题的机率相当小,测试后的调查结果亦证明被试均未做过该试题。

(4)深度访谈:8名学生在完成听力测试后立即接受了深度访谈,旨在确定是否有非实验因素影响听力理解效果。依据学生入学分级测试成绩挑选了成绩前4名和最后4名的同学进行访谈。

(三)实验过程

首先,被试总体于入学教育后第一次上课进行四级听力测试,用时35分钟。随后进行深度访谈,每个学生用时10~15分钟。一周后进行了词汇量和语法的测试。为保证被试能正确理解和完成每项测试,笔者对被试进行了10分钟的演示和培训。测试时间为25分钟,其中词汇量用时20分钟,语法知识用时5分钟。两次测试均利用正常上课时间,由其英语任课教师及笔者监督完成。

(四)数据分析

对采集的数据运用SPSS17.0统计软件包进行整理和分析,包括描述分析、相关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和方差分析。

三、研究结果

表1列出了词汇广度、语法知识与大学英语四级听力理解总分及各部分分数的总分、得分区间、平均分、标准差和正确率。分别对词汇知识和语法知识测量工具进行信度检验,词汇广度测试工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0.85,而语法知识信度系数为0.73。由此可见各测试的分数分布情况比较合理,本实验的三个测试工具具有较高的信度。

表1 总体研究结果描述统计

变量	数量	总分	得分区间	平均值	正确率/%	标准差	
听力分项	对话理解	125	15	2~15	7.792	52	2.222 7
	短文理解	125	10	0~8	3.976	40	1.752 7
	听写	125	10	0~9	3.560	36	1.940 2
听力总分	125	35	4~29	15.352	44	4.550 4	
词汇广度	125	90	32~80	62.500	69	6.784 0	
语法知识	125	40	20~37	30.660	77	3.761 0	

(一) 词汇广度、语法知识与听力总分和各分项得分之间的相关关系

表2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变量	听力分项			听力总分	词汇广度	语法知识
	对话	短文	听写			
听力对话	1					
听力短文	0.315**	1				
听力听写	0.447**	0.338**	1			
听力总分	0.799**	0.708**	0.790**	1		
词汇广度	0.130	0.120	0.357**	0.257**	1	
语法知识	0.241**	0.195*	0.312**	0.328**	0.131	1

表2是词汇广度、语法知识与听力理解总分及其分项得分之间皮尔逊积差相关系数矩阵。听力理解总分和词汇广度、语法知识在0.01显著水平上都呈显著正相关,但相关强度并不相同,其中语法知识与听力之间的相关较大,而词汇广度与听力理解相关程度小。此外,语法知识与四个听力得分之间均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说明它在听力理解过程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而被试的词汇量与对话和短文理解的相关性不显著,而与听写部分的得分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相关系数 r 分别为.357*,接近中度相关,这表明与对话和短文理解相比,词汇广度与听写部分的关系最为密切。

(二) 词汇广度、语法知识对听力理解总分差异的解释量

因为词汇广度、语法知识与听力总分都呈显著正相关,所以对它们进行回归分析,建立回归方程是有意义的。下面我们以词汇广度和语法知识为自变量,听力理解总分为因变量,采用强制进入回归分析法得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预测力(表3)。结果发现模型中 $F(3,121)=12.641, p<0.001$,两个自变量的这个组合能显著预测听力理解得分。 $R^2=0.172$,表明该模型解释了听力总分中17.2%的方差。虽然两个自变量能显著预测听力理解总分,但是其独特贡献并不相同,其中语法知识变量对方程的贡献较大,词汇广度对模型的解释力较小,对模型的解释量不显著,这说明语法知识能显著预测听力得分,而词汇广度则不能。这证明了语法知识对听力理解的重要性。

表3 词汇广度、语法知识对听力理解多元回归分析

步骤	变量	B	Std. Error	Beta	R^2	ΔR^2	F	Sig
1	广度知识	0.172	0.058	0.257	0.066	0.066	8.706	0.004
2	语法知识	0.397	0.103	0.328	0.108	0.108	14.816	0.000
3	语法知识	0.309	0.104	0.255	0.172	0.064	12.641	0.000
	广度知识	0.085	0.063	0.126				

(三) 词汇广度、语法知识对听力分项得分差异的解释量

由于实验中词汇广度与对话和短文理解部分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因此此处只讨论自变量对听写得分的解释量。以语法知识、词汇广度为自变量,以听写分数为因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见表4。(词汇广度未进入模型)可以看出,词汇广度对各模型的解释量不显著,而语法知识对听写得分有显著的解释力:当语法知识进入回归模型时,其对听写理解的贡献大大提高, $\Delta R^2=.097, \Delta F=13.287, P<.001$ 。由此可见,在听写部分,语法知识的作用至关重要。

表4 语法知识对听写部分的回归模型

步骤	变量	B	Std. Error	Beta	R^2	ΔR^2	F	Sig
1	语法知识	0.161	0.044	0.312	0.097	0.097	13.287	0.000

四、讨论

我们发现词汇广度、语法知识与听力理解都呈显著正相关,这再一次支持了前人比如 Barnett^[6] (1986), Berry^[12] (1990), Conrad^[13] (1985), Koda^[14] (1989), Mecarty^[4] (2000), 张晓东^[5] (2011), 王同顺等^[8] (2011)的研究成果。但是这三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却并不相同,其中语法知识与听力之间的相关系数较高,而词汇广度与听力理解相关程度小,因此语法知识对听力理解的作用明显大于词汇广度。

词汇广度与听力理解能力的相关性不高可能说明在四级层面上听力对词汇广度的要求不高。词汇广度表明学习者掌握词汇的量,测试的是学习者词形和词义的匹配能力,而对于听力理解来说,能够将词的语音和词义关联起来才是必要的。课堂教学中我们经常发现这样的现象:老师读出来的词汇,学生不能识别,而一旦写出来之后就能辨认出来。二语听力理解是极其复杂的认知心理加工过程,学习者的听力能力受到许多客观因素的作用,比如瞬间注意力、接收干扰、自身发音习惯等。对以英语为外语的中国中等水平学习者来说,仅仅掌握了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中所规定的词汇的基本意义,并不能保证学习者在限时的听力过程中能有效激活提取相关词汇知识,从不断输入的语音流中识别解码词汇,最终获取更高层次的话语命题意义。在随后的多元线性回归中词汇广度变量不能进入回归方程,这也说明了在四级层面上,词汇广度不能有效预测听力理解能力。本研究再次证实了王同顺等^[8] (2011)的结论:词汇量对听力变化的解释力不强。同时该结果并不支持 Bonk^[1] (2000)、

Nation^[2](2006)、Stenius^[3](2009)、张晓东^[5](2011)的发现:词汇广度能有效预测听力理解得分。通过对比分析以上研究我们发现,测试工具和被试英语水平不同可能是导致结果不一致的重要原因,这可以作为以后研究的主题。

语法知识与对话、短文和听写部分均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说明语法知识对第二语言听力理解非常重要。我们语法测试和听力测试都是限时的,根据我们的经验,这样的时间对被试者来说是充分的,大部分被试确实规定的时间之内完成了语法问卷和听力任务,这使得隐性语法知识变得非常重要,其对学习者听力理解的预测力也凸显出来,在回归分析时即使在控制了词汇广度的作用之后也仍然如此。这在理论上是合乎情理的。以自动加工及高效语法加工为特征的隐形语法知识对二语学习者成功地理解余篇至关重要^[15]。近年来一些学者发现隐性语法知识与二语综合水平或是阅读理解水平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但是少有研究语法知识和听力理解的关系是否也是如此,我们的发现证实了这一点,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实证的研究数据。

五、结论和教学启示

本实验得出以下结论:(1)词汇广度、语法知识与听力理解总分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词汇语法与听力理解总分的相关程度大于词汇广度与听力理解总分的相关程度;(2)语法知识与听力各分项得分之间均显著正相关,而词汇广度与听写得分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但与对话及短文理解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3)词汇广度对听力总分和听写得分差异的解释量不显著;(4)语法知识对听力总分的预

测能力强于广度知识的预测力。

本次实验结果对大学英语听力教学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相对于词汇量来说学习者对词汇深度知识的理解和应用对听力理解能力的提高能起到更大的作用。因此笔者认为,词汇的学习既要有量的积累更需要质的深入和升华,仅仅停留在词汇意义层面的学习对其语言学习的帮助不能带来所预期的效果,语言教师应关注词汇知识的意义、搭配、语法、语境等各个层面,进而提高听力理解的熟练水平。其次,语法知识特别是加工自动化程度高的隐性语法知识对听力能力的提高至关重要,它的重要性贯穿在不同形式的听力任务的始终。

由于时间和工具的限制,本研究中只考查了词汇广度和语法知识这两个重要因素对听力理解的影响效应。二语听力理解过程中的影响因素相当复杂,除词汇和语法知识以外,其它诸多因素也制约着听力理解能力的发展,Coakley & Wolvin(1986)区分了6个显著相关的影响因素,即认知发展能力、世界知识、语言知识、大脑半球专门化程度、母语听力能力和语言加工风格,这些因素交互影响二语听力发展^[6]。同时,本实验的结论和前人的结论研究还存在差异,这可能与各研究所使用的测试工具、被试语言水平和研究方法有关。已有研究和本研究的听力得分仅基于一次测试的结果,不能真正反映学习者的听力能力,这也说明,对于词汇量和语法知识与听力理解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以后的研究有必要使用多维的测试工具探索听力理解过程,进行多次的实验,并可以将其他因素包括进来,从而更全面深入地探讨各因素对听力理解的作用机制。

参考文献:

- [1] BONK W. Second language lexical knowledge and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stening, 2000,14(1):14-31.
- [2] NATION I S P. How large a vocabulary is needed for reading and listening? [J]. Canadian Modern Language Review, 2006, 63(1):59-82.
- [3] STENIUS L S. Vocabulary knowledge and advanced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in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009,31(4):577-607.
- [4] MECARTTY F. Lexical and grammatical knowledge in reading and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by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s of spanish [J]. Applied Language Learning, 2000,11(2):323-348.
- [5] 张晓东. 词汇知识与二语听力理解关系研究[J]. 外语界, 2011(2):36-42.
- [6] BERRY M 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alyzed knowledge of grammar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of authentic text at four levels of secondary french[C].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1990.
- [7] GUARINO R, PERKINS K. Awareness of form class as a factor in ESL reading comprehension [J]. Language Learning, 1986,36(1):77-83.

教师很少,这直接影响教学质量。所以,需要加大对一类模式教师的培训,如教材培训、教学技巧培训、名词术语培训等。由于一类模式高中教学用语不断调整,从最初的全部课程彝语文教学,到后来文科用汉语教学、理科用彝语教学,再到理科也用汉语教学,学生自己翻阅理科名词术语手册自学。到目前,按照2020年高考只能用彝文审卷答题的政策,一类模式学校必须恢复实行各科用彝语文教学的模式。因此,要从学校到县、州、省各级开展丰富多样的双语教师培训,提升一类模式教师的双语教学能力。

(八)拓宽一类模式就业渠道

一类模式教学二类模式化,一类模式小学、初

中、高中各阶段的生源成倒金字塔式的发展,各阶段生源比例严重失调,高中阶段学籍挂靠严重,主要原因是一类模式教学质量弱,就业渠道窄。尤其是本世纪初以来,高校招生就业体制改革,高校毕业生实行双向选择,取消毕业分配,进行自主就业的政策,对一类模式教学冲击很大。由于一类模式生专业主攻为彝语言文化,而汉语水平较差,在就业竞争中竞争力弱,就业难。但彝族地区的工作岗位切实需要彝汉双语兼通的人才,因此,按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彝族聚居地区的公务员、事业单位等岗位招录中加试彝语文,考分按一定比例加入总分。从而拓宽一类模式生就业渠道,促进一类模式教学的良性发展。

注释:

- ① 数据来源于凉山州教科所。
- ② 数据参考资料由昭觉县民族中学提供。
- ③ 数据参考资料由西昌市民族中学提供。
- ④ 数据参考凉山州教科所内部资料:凉山州2015届一类模式高考情况简析。
- ⑤ 数据参考凉山州教科所内部资料:凉山州2016届一类模式高考情况简析。

参考文献:

- [1] 谷亚华,沙文辉.浅析制约凉山州彝汉双语教育价值实现的瓶颈及其对策[J].普洱学院学报,2014(4):117.
- [2] 马锦卫,秦晓莉,柳雨霖.四川省凉山州彝汉双语教学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民族教育研究,2017(1):84.

(上接第118页)

- [8] 王同顺,吴明军,侯寻寻.词汇和语法知识在听力理解中的作用研究[J].外语电化教学,2011(6):42-46.
- [9] 白丽茹.语法知识与词义/听力/写作能力潜在关系及表现模式[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4(4):57-62.
- [10] SCHMITT N, SCHMITT D, CLAPHAM C. Developing and exploring the behavior of two new versions of the vocabulary levels test [J]. Language Testing, 2001,18(1):55-89.
- [11] ELLIS R. Grammatical judgments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J]. SSLA,1991,13(2):161-186.
- [12] BARNETT M A. Syntactic and lexical/semantic skill in foreign language reading:Importance and Interaction [J].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1986,70(4):343-349.
- [13] CONRAD L. Semantic versus syntactic cues in listening comprehension[J]. SSLA,1985,7(1):59-72.
- [14] KODA K. The effects of transferred vocabulary knowledge on the development of L2 reading proficiency [J]. Foreign Language Annals,1989,22(6):529-542.
- [15] 张东坡,赵守辉.隐性及显性语法知识与第二语言阅读[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1,43(3):387-39.
- [16] COAKLEY C G, WOLVIN A D. Listening in the native language. In B. H. Wing (Ed.), listening, reading, Writing: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pp.11-42). Middlebury, VT: Northeast Conference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 1986.